

# 电子图书



信息技术的结晶

人类文明的载体

网络的基本资源

## 七道彩虹（上）

## 西风冷画屏

### 第一章 语不惊人死不休

酒是好酒——四川陈年“玉粮液”。

菜是好菜——马家“龙须大乌参”。

酒是一瓮，菜只一味，也就足够了……

“好醇的酒！”那人仰天哈出一口酒气，醉态迷离地强睁着一双红眼，却把盘子里最后的一条海参叉起来放进嘴里，大嚼一阵，咽下肚里。

“行了……”他说：“再喝我可要躺下了！”

四下里拱拱手，算是答谢了这番盛情。

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他，一张张黑里透红的脸……

人们的“渴望”只瞧瞧那种“呆滞”了的表情，就能知道，很明显地表示出“意犹未尽”，只是说者意兴阑珊，已有离开的意思，这就不免扫兴了。

“事如春梦了无痕，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，对于大侠谈伦来说，虽然他过世早了些，才二十来岁，但也就很不错了。”

饮下了半碗残酒，叹息着拿起了他的红木拐子，似站未起，脚下叮当作响，怪不利落。

“嘿嘿，他年轻，漂亮，本事大，一口青鳞剑，当得上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各位放眼当今天下武林，就拿近一百年来说吧，只怕再也找不出这等少年英雄了，更何况……”

他总算站起来了，是个残废。断了一条腿，装着义肢。此人六十开外，两鬓飞星，到还不显老。

“……他文采风流，以书香世家，弃文从武，文经武略，样样精通。在关中，剑斩七恶，走岳阳，技伏群丑，哼哼，陕西的‘黑马驹’、西川的‘老刀螂’、雪岭的‘黑白双煞’，这些个主子，哪一个是好惹的？可都在他手里吃过苦头，姓谈的只要活着一天，这些魔王可都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。咳！现在活该他们走运，又都一个个神气活现了……不说了，越说越有气，走啦！”

故事像是说完了，有人却硬赖着，不叫他走！

“喂！等等……老头！谈伦谈大侠，他真的死了？”

“噢——那还错的了？”

“是什么病？”

“这……”断腿老者半拧过身子来，思索着：“听说是一种毒……在苗疆中的一种‘瘴毒’……”

“这就难怪了！”

本地人一向是谈“瘴”色变，谁要是中了瘴毒，八成儿准活不了。姓谈的既是中了“瘴”，保不住一命归西。

有人为他忿忿不平地捶着桌子——

“这就叫好人没好报，妈的，好人不长寿，祸害一千年！最可叹的是那‘玉燕子’冷幽兰她！竟然也变了心，居然会嫁了人！什么人她嫁不了，她偏偏嫁给那个姓段的？”

说话的汉子瞪圆了眼，扯着一条破锣嗓子：“老头，你倒是说说看，妈的，姓冷的这个娘儿们，她还有点人心没有？”

“这……”断腿老者凄凉地笑着：“你问我，我又问谁？唉……人心嘛……女人终究是女人……你还能叫她终身不嫁？”

“可是姓谈的活着时候，对她不薄！”

“谁叫他现在死了呢！”断腿人冷笑着：“罢！这档子事千古亦然，说也说不清，唉……走啦，走啦！”

这一次他真的走了。

杖声“笃笃”，带着他伟岸的身子迈出了饭店的门槛儿，身形半截铁塔也似地落在地上，吸住了那么多双目送的眼神——秋风里正有几片黄叶在打着转儿……

提起此老，却也赫赫有名——“飞天豹子”左大同——一个曾是无恶不为，横行黔贵垂二十年之久的黑道人物……然而，曾几何时他却没落了，销声匿迹，落拓至此。

这些是己为外人所知的……

人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多啦！

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拿走左大同那一条腿的“仇家”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嘴里说的那个姓“谈”的——“青鳞剑客”谈伦。

一个能让敌人赞赏钦佩，衷心折服的人，毕竟不同凡响。准乎此，剑侠谈伦之饮誉江湖，可就绝非偶然了！

谈伦真的死了？

答案是否定的！

说来可笑，天下事也就是那么凑巧，正当飞天豹子左大同像是“说书”也似的在谈论着谈伦这个人的时候，谈伦此人却戏剧性地正好就现身在眼前附近。

甚至于在同一家字号——马家老栈。

所不同的是，左大同在前店喝酒，谈伦在后店住栈，当中隔着一堵粉墙，却开了一扇沟通前后的六角洞门。

酒馆叫“马回回馆”，客栈是“马家老栈”，根本就是一家三买卖——在此“腾越”地面上，称得上是最叫“字号”的一块招牌。

透过了那一株青黄不一的老树枝桠，秋天的太阳懒洋洋地洒落下来，这里，那里……凡是挨着了一点边儿，都浸染上那种明晃晃的“金”色……

他正倚身在廊子里晒着太阳。

耳边上响着那种单调的蝉鸣声音，秋日黄昏里，传送着那种淡淡的野袖子花香。秋风无力，骄阳正暖，此时此刻，若能抛却人世烦恼，偷暇打上一个盹儿，该是一种享受了。

人还活着，可是活得并不舒坦！

姓左的倒也并非全是胡说，最起码他身中“瘴”毒这一节，却是真的！

自从两年前打苗疆里出来，身子骨一直就不对劲儿，自己知道是中了瘴毒，照江湖上的传说，便似只有等死之一途，偏偏他却奇迹似地躲过了病发的第一年，熬过了更厉害的第二年，眼前这就进入到“不可思议”的第三个年头……

秋风起，他的病势益见不起，仗着有一身硬朗骨头和精湛内功，强自支持，犹能“不倒”，可是心里却有数得很。

“就快不行了……”

不止一次的，他这样告诉自己。

当生命向下沉沦时，人的感触常常是麻木的，耳边上早已习惯了江湖上对于自己死亡的种种传说。就是在这个可怕的阴影之下，一些原该持续不移的东西却都变了质……

就连最坚固的“爱情”，也迫不及待地改变了方向，其它的一切就更不足道了。

欠坐起身子来，迎着袭面的怅怅秋风，他发出了深沉的咳声……一咳一吸，其间的距离，像是有一个世纪那么遥远……

咳势初起时，小腹里照例地引起一阵疼痛——他遂即知道自己又在咳血了。

阳光依然灿烂，闪烁如金。他的心却只是向下沉沦……如果不是这阵子要命的咳嗽，他真当自己已经死了，“活”与“死”之间的距离，其实只不过是差上这么一口气而已。“生命”这种东西，如果没有一种“向上”的意志去鼓舞，真不知怎么支持下去，再要是丧失了“爱情”，那该是如何的枯燥与乏味！

对他来说，却像两样都不存在了。

他却还没有死，也不想死，在似乎已被认定“必死”的阴影笼罩之下，犹自能奇迹般撑持下去，直到那一天真正“绝望”的日子到来。

最起码，他还有一个希望，那也许只是一线希望，但却是他目前所能看见的仅有希望。

就是这仅有的“一线”希望，支持着他还没有真的“倒”下去。

他像是睡着了。

小手指上的那一枚碧绿如洗的长方形翡翠戒指，在残阳照射之下，射出一串星光。

如果你仔细地端详一下，数一数那串星光，配合着戒指本身的长度，整齐地排列下去，一共是七颗银星这便是传说中极为罕见名贵的“七星翡翠”了。

据说这种“七星翡翠”的唯一产地，只有云贵交界的苗疆洪荒峭壁，数量极微，百十年不过流出那么一件两件，虽不足方寸大小，只要能现出全数“七颗银星”者，无不价值连城，帝王公卿视同拱壁，每悬万金而不可得。

谈伦何以会拥有这类稀世珍宝？他之深入苗疆，乃致罗染重疾，是否与这块“七星翡翠”有关？却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。

无论如何，他深爱“玉燕子”冷幽兰的一片真心，却是不容否认。

在他活着由苗疆出来的时候，虽在重病瘴毒侵袭之下，仍是找到了专制翠玉的雕镶名匠“洗星子”，把拳头大小的一整块翡翠交给了他，经过洗星子一番鉴定，断为罕世奇珍“七星翡翠”无疑。

一番切磨舍弃，只留下核心的小小一块，再经过细心地打磨镶配，便成了眼前戴在他手指上，光可夺目的这只长桥形戒指了！

——他曾憧憬着，把这枚“七星翡翠”戴在冷幽兰宛若春葱，修长均匀手指上的那一霎——那一霎，必将博得美人一粲，也将是定情终身的一笑——该是何等“弥足珍贵”的一笑？

世事多变一如白云苍狗，铁定不移的“铸情”竟然也会瓦解于一夕之间。

美梦成空，佳人变情的痛心往事，细节之微妙，已不忍卒思，对于谈伦“死亡”的认定，似乎在他未出苗疆之前，就已经被有计划地传扬开了。于是，接下来的“美梦成空”、“佳人变情”椎心沥胆的般般痛苦，也就不足

为奇了。

玉燕子冷幽兰的变情，在她猝然绝望于爱人的丧生，容或可以理解。

不能让人同意的是，何以她委身下嫁给有“银刀”之称的段小侯爷？

长久以来，被江湖上渲染为“势不两立”的冤家对头，也即当世最称劲敌的两个人——青鳞剑客谈伦，银刀段一鹏，这一双并世的杰出高手，是否基于“双雄难以并立”的微妙心理而无能共洽？抑或是别有因素？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传闻银刀段小侯爷的刀法，虽说世罕其匹，终不能盖过青鳞剑客谈伦的诡异剑招，一定要分出胜负，只怕前者还要差上一筹。

只是要论及家世的煊赫富贵，前者由于是世袭的侯爷，一向着薄功名富贵的谈伦，在这方面就难以望其项背了。——玉燕子冷幽兰的爱情与投怀下嫁，是否与此有关？可也就费人思忖。

女人！天下的女人，又有哪个能免于富贵荣华的诱惑？冷幽兰即使被誉为当今不可一世的侠女子，终究她仍然还是一个“女人”……更何况段小侯爷英俊仪表，翩翩风采，较之谈伦更不少让呢！

谈伦真的心灰意冷了，想到灰心处，恨不能自己真的死了算了。偏偏他犹自还在活着，这活着的滋味，即使不待重病的折磨，也是让人难以消受。

即使闭着眼睛，他也能感觉出有人来了。

——一条人影，极其轻灵地现身于身后瓦脊，随即伏下来，一弓一缩，样似狸猫。

第二条人影，第三条人影，紧接着闪身而出，一脚跨入六角门里，即行快速地向两边挪开。

谈伦嘴角牵出了一丝无奈的苦笑。

虽然他一时还摸不清来者三人的真实企图，但却可以猜知，一定是冲着自己而来，是无可疑。

翻了个身子，他发出了一阵咳声，下意识的希冀着告诉对方，自己并没有真的睡着。

也许是他所显示的形象过于“弱”了，非但不足以吓阻对方，反倒给了对方“有恃无恐”的暗示。

一阵疾风，夹带着来人长衣破空的“噗嗜嗜”声息——紧接着另一条人影跟踪而起，夕阳残照里，有如剪空而临的一双燕子，不过是交睫的当儿，双双已到了眼前。

一高一矮，两个截然不同的体型，却显示着两张完全相似、冷漠无情的脸。

也就在这一霎间，谈伦睁开了眼睛——“一代名剑”毕竟有其不同一般之慑人心魄的威仪，猝开的目光有如寒星二点。

两个人原打算一鼓作气，迅雷不及掩耳地于下一手漂亮“绝活儿”，为此竟有了耽搁，在谈伦猝开的眼神里，禁不住为之一怔，双双向后退了一步。

——一式的穿着打扮。

灰布长衣内罩月白色茧绸紧身衣靠，脚下是“福”字薄底云履，十足的“练家子”形象，却不着江湖人物那种气息。

这就令人费解了。

“姓谈的，你认了命吧！横竖总是一死，却要好朋友费手碍事，太不够意思了！”

说话的是高个头儿，沉重的湖北口音，还是个“左嗓门”，听起来真叫刺耳。

像是早就商量好了，话声未歇，身侧的矮个头儿，已自点足而上——十足的一个虎扑势，随着他疾快的进身式子，一双“手插子”交织出刺目寒光，直向着谈伦身上招呼下来。

一片衣影，起自谈伦扬起的左臂，恰似展开的扇面，巧妙地避开了一双刀锋，却于两刃之间，电也似地切了进去一大蓬血光，随即在矮个头儿满生虬髯的脸上炸了开来，“劈啪”声中，随着“扇面儿”般的长衣展势里，矮个头儿足足摔出了七尺开外，一交倒地，可就再也爬不起来。

长衣一击即收，忽悠悠蛇也似地缠在他的左腕上——姓谈的这会子看起来，可是睡意全消，白皙的脸上，由于猝然运功，泛起了一片红潮。

禁不住他又咳嗽了。

大片的血，咕嘟嘟由矮个头几乎裂成两半的脑门里冒出来，红的是“血”，白的是“脑”，空气里渲染着阵阵血腥气味，久久不散！

武林里早有“抡衣成杵”、“飞衣为刃”之一说，似乎也只有极少数几个内功达到顶尖儿程度的人才有此能耐，但也只是传说而已，见者不多。

对于现场那个高个头儿来说，今天他可真是开了眼啦，目睹之下，一张吊客脸，顿时变得雪也似白，拧着黄焦焦的一双眉毛，只是春着对方发起愣来。

谈伦似乎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坐姿，这一手“飞衣为刃”施展得可是太快了、太妙了，到底是怎么出的手，简直不容回忆，一出一收，恰如野云振飞，去留无迹。

高个头儿惊魂甫定，由于一上来架式拉开了，这会子再想装蒜，可是不大对劲儿，再说他是“身不由己”，这可是“耗子舔猫鼻梁骨儿”——自己“作死”了。

“好……你敢下毒手……”

一弯腰的当儿，手上可已多了件家伙，“唰啦啦”抖开来，银光闪烁里，足足有七八尺长短——蛇骨索子枪！

一连向斜刺里荡了两步，高个头“哗啦”收回了枪身，右手紧攥着索子枪的蛇形枪头，那一对三角眼，极其凌厉地瞪向对方，真像是要把对方生吞进肚里模样。

谈伦倒是不再咳了。

原想说几句话，交代清楚了，再动手也不迟，偏偏对方连说句话的时间都不给他，这倒也省了事。

冷飕飕地刮过来一阵于风，空中飘下来几片黄叶。

认准了这股子劲道，高个头身子向前一个猛扑，右掌抖处，索子枪“啼哩”电掣而出，枪尖上爆射出银星一点，直取向对方咽喉。

谈伦恁地好涵养，身子纹丝不动。

高个头不住心里发毛，这一枪原是个虚招，所谓的“引子”，目的在掩饰下一手的杀着，一见对方如此气势，自个儿先自沉不住气，不容招式用老，紧接着往回里一收，就势旋风般往地上打了个疾滚，向前急切进去。

这一手滚身进招，有个名堂，叫“醉打乾坤”，高个头琢磨了半天才得此招，蛇形枪抡起了一片银光，没头盖脸，直向着对方身上招呼下来。

谈伦发出了一声叹息一大片耀眼银光里，他偏偏不慌不忙，右手举处，

三指轻束，分花拂柳般地轻巧，已拿住了对方落下的第七节索子枪身。

一拿一捏，恰到好处。

高个头那般疾猛的枪势被对方这么轻巧的一拿，顿时惨然垂落，劲道尽失，其势宛若为人拿住了“七寸”的长蛇，谈伦的出手，堪称高明之至了。

高个头大惊之下，再想夺回手里的枪，哪里还来得及？眼看着谈伦左手挥处，缠在臂腕上的那一袭长衣；怪蛇也似地直飞眼前。

一股凌人的劲风，直袭向高个头面门，不容他再生别念，只觉得喉头一紧，已被对方紧紧勒住了咽喉。

一阵要命的窒息，随着谈伦扬起的手势，高个头整个身子直直地飞起了丈许高下，头下脚上，噗地撞在石墩子上，顿时一命呜呼。

两个人，两条命，不过是瞬息之间，即行解决。

身后轻轻地响起了一阵风声——衣袂破空的猎猎声。

紧接着瓦面微鸣，一条人影，霍地拔空直起，狸猫似的扑向北院耸立的一棵大树。

树帽子微有颤动，这个人已自长烟一缕般地腾身而起，直向墙外掠出，夕阳残照里，显露着此人脑后的一簇白发，随即无踪。

显然，这人的身手要较诸死者二人高明多了。

什么人这般暗里追踪着自己？

什么人又这般处心积虑非要置自己于死地不可？

这倒是令人费解的问题！只是谈伦却有自信，这个谜团即将解开来了。

马家客栈双尸命案事，立刻宣扬开来。

对于这家客栈，甚至于整个地面上来说，都称得上是惊天动地之事，妙在官人不请自来，抬尸、结案，一切像是早在意料之中，官人不与闻问，倒省了许多麻烦，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，即行草草结束，消案于无形之间。

这其中焉能没有许多打点？

无论如何，谈伦却不欲在此多有逗留，第二天他起了个早，买掉西下，直发灿烂的“澜沧江”水之上。

经过昨日的出手一战，谈伦病势加剧，现在看起来似乎更形衰弱了。

东方日出不久，一轮朝阳，把眼前江面照射得霞光万道，亮若灿银，蒸腾着的江面薄雾里，不时涌过来如花水浪，银鳞乍翻，偶听鱼儿的泼刺声。

谈伦无疑是重病之躯，倚身船舷，话也懒得多说一句一侧的爱马“枣骝红”，也像是着了寒气，不时的打着响鼻噗噜。

船身不大，却足能容得下一人一马。

江水湍急，舟行如箭，转眼间已是百十丈外。眼前来到了两岸悬崖的夹缝直流境地，前瞻江水，一泻如箭，亮若匹练，风乍起，洋溢起银星万点，景致如画，惹人遐思。

谈伦又自在咳嗽了，颈项间的藕色红巾，随风轻飘，时令人秋，早晚寒气袭人，他仍然只穿着一袭绸质单衣，看上去却是过于单薄了。

拴上了舵，系稳了帆。操船的年老夫子，由身上抽出了旱烟袋杆子，点火抽烟。

“这位客官，我看你一直咳嗽不停，病得不轻咧！”

喷出了一口烟，他打量着谈伦，又道：“这里早晚凉，别是受了寒，可要早点医，要是转成了肺病可就不得了！”

谈伦点点头，算是答谢了他的一番好意。

“客人你老贵姓？”

“谈——谈话的谈！”

谈伦的眼睛，一瞬也不瞬的向对方注视着。

操船老者想不到对方答的如此干脆，微微怔了一怔，随即吱吱有声地吸起烟来。

谈伦的眼睛仍然盯着他。

四只眼睛不经意的对在了一块，发出了一种难以形容的震撼。

这种感触，极其微妙。

对于操舟老者来说，一切的虚情假意，诡计做作，简直遗于一瞬，失算于对方一瞥之间。

光棍眼里揉不进沙子——就是这句话了。

此时此刻，如果再多说半句话也属多余。

像是一阵淬起的狂风，操舟老者蓦地拔起了身子，一起即落，怒鹰搏兔般，直向着谈伦身上落了下来。

他既老鹰，谈伦可也不屑为兔。

闪晃进退之间，操舟老者已自走了空招，“克喳”！猝响声中，一双鸟爪般的怪手，已自深深拍入舱板之内。

这老头儿端的好身手，一招失手，不容招式用老了，随着拧转的身势，却把一双腿脚，直向着谈伦力扫过去。

“呼——”带出了大股凌人疾风。

一扑一剪，顿见高明。

猝惊于老者的凌厉身手，谈伦却也不顾身弱，他存心要给对方一些颜色——双掌同舒，真力内聚，噗噗两声，同时拿住了对方一双足踝。

一拿一捏，力道何止千钧！

克克脆响声中，一双足骨，顿时为之片碎。

老头儿唷了一声，硬是不服输，将起未落的当儿，分出一只鸟爪般的怪手，便向谈伦脸上抓来，可惜力道不继，方自递出一半，已被后者抖手摔出。

“碰”！一头撞在舱板上，整个船身都为之大大震动起来。

谈伦自不会便宜放过他，脚下轻点，极其轻灵的已抄身而前。

老头儿大惊之下，再想抽身，哪里还来得及？随着谈伦递出的右掌，直叩前心，一掌击个正中，前者身形后仰。“噗”！喷出了尺许来高的一口鲜血，就势一个翻身，滚落江心。

谈伦微吃一惊，想阻止其势已似不及，身飞处点足江面，一落即起，却只抓下了对方头上那一顶破旧的毡帽，在对方快速下沉的一霎，犹可见醒目的一簇白发。

至此来犯的三个人都死了，可谓之全军覆没。

他们当然不是真正的“点子”，只是被人运用的三颗棋子而已。

那么，真正下棋的人又是谁？

无论如何，谈伦暂时是难能得到这个答案了。

## 第二章 冷月孤蕊剑星寒

苍白的天。

苍白的脸。

当他仰视上天，发出叹息时，形象之凄凉，一如秋日黄叶，涵盖着多少“无可奈何”……

寄问苍天，我生何如？似乎每个人的命运都欠缺点什么！任你苦苦追求，最终仍缺圆满。

这就是“命”！

这就是“人生”！

宝剑如雪，快马如龙，他却已失去了昔日那般豪气，更何况眼前重病之身，又待如何？

耳边响着淙淙流水声。

马在饮水。

他仿佛听见爱马饮水时间歇地打着噗噜，不时地跑着蹄子的那种声音。

这些声音其实对他再熟悉也不过，这一霎听起来却是那么的凄凉、单调，当中混杂着“死亡”的意味。

几只山蚊也来凑趣，不时地在他脸前绕飞着，时而低袭，作怪鸟俯冲，对“人”的嘲弄与不屑，可谓至极矣！

谈伦支撑着坐正了身子，只觉得全身像是虚脱了，一些儿劲道也提不起来，口干舌燥，身子热得厉害。

“水……这里有水……”

一出声才知道，敢情嗓子眼都哑了。

他用剑鞘支持着地面，总算站了起来，晃晃悠悠地来到了眼前流水处。

好一潭子清泉。

水面倒影，一如图画。

画面中原该丰神俊朗的这个人，却似失去了原有的丰采，目中神采，应似出迎之剑，此刻却萎缩了，倒是那一双挑起的长眉，兀自英挺如昔，显示出他“强者”的最后尊严，不容侵犯。

喝了几口水，精力稍复。

早就该饥饿了，却不思吃食。

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，这一次发病来势不轻，如果在日落之前，再不能找到那个地方，那个人，只怕……

后果之严重，实在不堪设想！

咬着牙，他强自振作起来又跨上了马背，胯下爱驹，深悉主意，不待吩咐，即行循着眼前一段山道，快踏前进。

点苍一山，共有十九座峰头。

多日以来，他已踏行过半，昨日日落时分，遇见了一个苦行山僧，问明了他所要去的地方——冷月画轩，很是希罕地打量了他一阵子，告诉他走错了。

那僧人看他病势不轻，好心要收留他在庙里住上几天，谈伦执意不肯，讨了一份山粮，就此别过。

临行之前，那苦行和尚就在地上画了几下，标出“冷月画轩”所在，随即用脚涂掉，说了声：“巴先生么？”

谈伦点点头，眼中一亮。

待要再问些什么，和尚却背起一袋老米，径自去了。

走了一半，他却又回过头来，沉吟半晌，疑惑着说道：“巴老先生我们久仰了……人很怪异，我们虽然都住在点苍，可平常也没有来往……他那住处，一向是不欲为人所知的，我们方丈也关照过……谁问都说不知道，也是我多嘴……唉！回头见着他老人家，可不要提我这么一个和尚多的口就是了！”

谈伦点头答应，想到对方的话中有困，却不容他多问，对方便自去了。

敢情那和尚身手颇是不弱，几丈高的山岩，连纵带跳，身上还背着大袋的米，不过一会的工夫，已自攀越过去。

谈伦再回头打量地上和尚所画的图标，敢情已无复辨认，就凭着方才留下的一点印象，他开始攀上了另一座山头。

哪里知道，情形并非他所想象，也不如和尚标示得那般轻松，几个打转下来，天已黑了。

一夜露宿，病势加剧，几至寸步难行，眼看着这就支持不住了。

耳边上是胯下爱马乱蹄践踏的声音，眼前花团锦簇，绿草如茵，仿佛来到了一片锦绣世界，原来点苍一山，风光之美，冠绝西南，奇花异卉，遍于岩谷，经冬不凋。

尤其此刻，侵晓不久，云气未覆，远近群山，尽落眼底，一片黛绿，苍翠欲滴。山行越高，景致越美，只可惜，病伤之中的谈伦已无能领会。

恍惚中，他几欲入睡。

恍惚中，他却又在睡梦中惊醒。

座下的那匹“枣骝红”不知何时已经不再前行了。

眼前风势极大，呼呼的风，几欲要把他由马上吹下来，显然已是身处极高之境。

谈伦振作着，双手撑着马颈，把身子坐直了，手触处才感觉到马身上一片水温，全已汗透。

迎着风，这匹枣骝红啼哩哩只是嘶鸣不已。

谈伦警觉着睁大了眼，含糊地道：“地方到了么？”

四面天光，刺目难开。

一轮金乌，高悬天际，纷红骇绿里，又自换了世界。

耳边响起了几声雁唳，一行雁影，缓缓由当空移过，仿佛就在头顶上移动，举手可攀。

谈伦扳鞍认镫，坐正了身子，身上时冷又热，双瞳所见，只是一片混沌，却有一道长可有十丈，匹练般地白气，首尾相衔，将对山拦腰抱住——这便是最具盛名的点苍奇景之一，俗谓的“玉带锁苍山”了。

迎着风势，他大咳了几声，吐了一口血，感觉着有“坠马”的趋势，眼前身处绝崖，却是失足不得。

“枣骝红”深悉主意，不俟吩咐，即自掉过身来，继续前行。

含糊他说了声：“好马……”拍拍马的脖子，他又自俯下了身子，身后剑鞘，轻磕着马鞍，铮铮作响。枣骝红只走了几步，便自又停了下来，不时的扬颈扫尾，打着响鼻。

谈伦心里有数，骂了声“懒东西”，正待举掌向马头上击去，耳边上却听得一人笑道：“风流自有高人识，要与梅花作伴来，寄语老友，只怕你的

清静日子不多了……”

跟着是棋子落向石案的细响之声。

谈伦不禁心头一惊，猛地坐起身来，恍惚之间，这才看清了原来就在身前不及丈许之处，座落着一座小小茅亭，此时此刻，正有一僧一俗对坐下弈，一个小和尚蹲在一角，正在煮茗。

“啊——”心中一喜，谈伦慌不迭翻身下马，却不意病体不支头重脚轻，一脚踏空之下，整个身子由马上翻落下来。

正在下棋的和尚摇头一叹，抬头向这边看了一眼，嘴里宣了一声佛号：“无量佛——广因，快去扶他进来！”

小和尚应了一声，放下手里的扇子，三脚两步赶出，忙自把谈伦扶了起来。

谈伦道了声谢，苦笑道：“有劳！”

即为小和尚扶进亭内，便在一张石鼓上坐下。

小和尚惊讶地道：“这位相公，你病得不轻，身上烧得很啦！阿弥陀佛，这可怎么是好？”

亭中棋者之一道：“先拿碗热茶他吃——”

小和尚答应了一声，忙即转身取茶。

这当儿，谈伦才注意到亭子里下棋的两个人——一个慈眉善目，年过半百的瘦高和尚，一个身着紫衣、面相清瘦，颇不俗气的白面儒者。

一僧一儒正在对弈，石几上散满了黑白二色棋子，由所布棋子看来，这盘棋已下了很久，可能已近尾声。

方才说话之人，正是那个紫衣儒士。

嘴里说着话，一只手尚还持着一颗白子，迟疑着要下不下，却不曾向谈伦看上一眼。

倒是那个瘦高和尚，在谈伦初进亭时，即向他微微点首为礼，这时向对面儒士嘻嘻一笑道：“你今日未能专心，这局棋想胜我，只怕不易，大势已去，还不甘心么？”

一面说，哈哈一笑，即行伸手把几上残棋搅乱。

紫衣儒士却也不怒，摇头一晒，这才转过身来，却把一双堪称精锐的眸子，直向谈伦脸上注视过去。

谈伦正自口渴，接过了小和尚送来的茶，三口两口喝下肚里，茶水极烫，他却也顾不得了。

瘦和尚看在眼里，道了声：“阿弥陀佛——施主小心烫了嘴，慢慢地喝吧！”

谈伦却已把满满一碗茶水饮尽，只觉得茶质纯清，入口芬芳，微微有些苦辛，俟到放下碗来，却自又觉出甜来，再看碗内茶叶，仅得两片，每一片约有半个巴掌那般大小，上面微生细细长毛，倒是生平仅见的怪状。

“无妨！”紫衣儒士接上了老和尚的话头道：“此茶有去火生津之效，多饮有益，小师父，烦你再为他斟上一碗。”

小和尚答应着回去取水。

谈伦却觉着十分过意不去，向着二人抱拳道：“多谢二位高人赐茶隆情！这一小锭银子，就权作为老师父庙里的香火钱吧！”

一面说，取出一个银铤子，置于面前石桌上。

瘦高和尚见状呵呵笑道：“弄错了，弄错了，贫道哪得如此造化，享用

此茶？都是这位先生，要谢你只管谢他，我和尚却是不便掠人之美呢！”

接着一笑又道：“话可又得说回来，施主既是为庙里布施，和尚却也不便推辞了，阿弥陀佛，这就代佛祖谢谢你了。俗言说得好，拿人钱财，为人消灾，看看我和尚能为施主效些什么劳吧！”

说时，却已将对方置在几上的银子拿起来，掖进袖里。

谈伦自饮下一碗热茶后，仿佛精力稍振。却发觉到和尚说话时，对方那个紫衣儒士，一双眸子瞬也不瞬地盯着自己，俟到和尚说完，便把眼睛转向对方。

四只眼睛交接之下，谈伦心头不禁为之一震。只觉得紫衣人一双眸子，精气逼人，简直不容逼视，这可就非比寻常了。心里正自骇异，小和尚已为他续好了第二碗热茶。

既知此茶如此之好，也就不便辜负主人盛情，当下双手接过，又自饮下肚里。

座上和尚呵呵笑道：“施主可知此茶乃是产自点苍极峰的

‘雨雾茶’？此茶经冬不调，处身云雾，常人万难攀摘，设非是我这老友有此身手，别人何得享受！”

一面转向紫衣儒士笑道：“老朋友你的差事来了，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，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却也不能一概而论呢！”

紫衣人面色甚是深沉，聆听之下，由鼻里冷冷哼了一声，一双眸子又自落向谈伦，微微颌首道：“足下无惧于三伏滚水，瞬息间饮下滚茶两碗，必然具有非常之内家功力，病伤之中，有此能耐，更遑论常时一般了。佩服，佩服——”

谈伦这才想到敢情自己疏忽及此了，他伤病至此，一心求治，倒也不曾心存掩饰。

当下叹息一声，据实言道：“不瞒先生高人，在下习武有年，精于内功，否则，只怕也就拖不到今天了……”

边说边自咳了起来。

紫衣人忽地正色凝神，引耳细听，像是要由对方咳声里辨出些什么！

谈伦以一方纱巾捂向口鼻，怒咳一阵才自少歇，一张脸早已涨得绯红。

紫衣人俟到他咳声稍止，微微颌首道：“足下患此咳疾有多久了？”

谈伦只觉喉头发痒，只怕一说话，又自咳个不休。

紫衣人见状颌首道：“算了，可将掩口之纱帕借来一看？”

小和尚忙即代为转达，即将谈伦用以掩口的一方纱巾取过送上，其上早已沾满血迹。

紫衣人看了一眼，神色微变，即行交与小和尚道：“我知道一旁的那个瘦高和尚随即变色道：“咳血症么？”双手合十，喃喃宣了声佛号：“阿弥陀佛——”

紫衣人脸色更见阴沉，五根手指只管来回地在桌面上敲着。

“足下贵姓？”

“谈……”谈伦又自咳嗽了：“谈……伦……”

边说边咳，语音不清，紫衣人约摸只听见了一个“谈”字。

“谈先生来此何事？”

眉头微皱，颇似不悦，意在暗责怪对方病成了这个样子，尚不知珍惜调养。

谈伦阵咳之后，尚在喘息。

紫衣人指了一下茶碗，小和尚会意，忙自取过炉上开水，满满斟了一碗。

谈伦饮了一口，叹息道：“多谢先生高谊隆情，在下此来，是想拜访一位前辈先生，如蒙赐告，感激不尽……”

紫衣人道，“啊！这位先生贵姓，住在点苍？”

谈伦饮了几口茶，情形方自好转：“这人姓巴，名叫壶公，当世神医，住在此间的‘冷月画轩’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座上和尚先自哈哈笑了。

紫衣人偏地好涵养，不动声色。不俟和尚发话，随即点点头道：“你认识这姓巴的么？”

谈伦摇摇头，苦笑道：“慕名拜访而已。”

“是了。”紫衣人微微点头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来专为找他看病的了？”

谈伦点了一下头：“不瞒先生，正是如此。”

紫衣人哼了一声道：“巴壶公自视甚高，却是不轻易与人看病，他那冷月画轩，蓬门久闭，更不会为你所开，足下这一趟怕是白来了！”

谈伦呆了一呆：“这么说，先生是认得他了？”

“对了！”一旁的瘦和尚道：“施主算是问对人了！阿弥陀佛，

我这位朋友也擅岐黄之术，可不比那自视清高的巴壶公差到哪里……”

边说边自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和尚你少缺德！”紫衣人探出二指，探向颌下短须，一双精光四射的眸子，逼视着对面的谈伦。

“足下取手过来。”

谈伦愣了一愣，只觉得对方正气逼人，心中正自费解，却也不容多思，随即将手腕送上。

——他所以状似犹豫，自非无因，原来越是精通武术之的人，行动越是谨慎小心，以眼前情形论，紫衣人如果居心叵测，谈伦性命休矣！

深精武技如谈伦者，虽是病伤之中，亦不容少有疏忽，当下左手平搁几面，让对方把持，右手却暗里戒备，精力内蓄，一个发觉不对，即可随时击出。

正在把脉的紫衣人，长眉倏地挑得一挑，冷冷地道：“足下这番小心，未免多余，只怕对你病情不利！”

话声未歇，谈伦果然再次发出了咳嗽——这才知敢情病情已然恶化如此，一时大为沮丧。由此可见对方非但深精医理，即使武学一道，也大有可观。

紫衣人的所料不差，不免莞尔。只是紧接着，那双长眉却微微皱起道：

“那一只手。”摇摇头止住了谈论的开口说话。

片刻沉默，紫衣人放下了持脉的手，却将面前茶碗端起，就唇呷了一口——一双深邃瞳子，缓缓抬起，直向谈伦逼视过来。

“足下奇经八脉，兼带一百单八处骨穴，均已打开，功力之高，世罕其匹，钦佩之至！”

哈哈一笑，随即接下去道：“若非如此，只怕去岁病发之时，已绝人世……”

接着不禁摇头，长长地发出了一声叹息。

“你是……”谈伦疑惑的眼光，向对方注视着：“莫非先生就是……”

“我就是你要见的那个人——巴壶公！”

一旁的老和尚，哈哈大笑道：“这可是你自己说出来的，不怪我和尚多口了！”

谈伦怔了一怔道：“这就失礼了！”

待要站起执礼，却为壶公按住道：“不要多礼，你的病势不轻，想是不慎为瘴毒所中，可是？”

谈伦微微点头，苦笑不语。

巴壶公一双眸子在他脸上转了一转，忽然想起道：“哦，莫非足下就是传说中的青磷剑客，谈伦谈少侠么！”

谈伦先时早已报名，却想不到对方直到现在才行悟出，聆听之下，黯然笑道：“江湖上传说我已经死了，却不知我仍在人世，只是……今日幸会了前辈，尚希直言相告，我这病可还有救没有？”

已壶公哼了一声，缓缓地道：“你既直言问我，我便也直言相告。换在旁人，十九是不得救了，你吗，情形或有不同……”

“阿弥陀佛！”一旁的老和尚诙谐笑道：“谈少侠你放心吧！死不了！巴老头这么说了，也就是给你打了包票。无量佛——善哉、善哉——”

巴壶公冷冷一笑道：“和尚你说错了！”

随即向谈伦介绍道：“这是点苍九峰归云寺的至青长老，谈少侠可曾有过耳闻？”

“阿弥陀佛——”至青长老呵呵笑道：“老衲一介出家人，跳出红尘之身，哪里比得谈少侠赫赫大名，巴老哥你这不是存心拿和尚我开心么！”

边说边自站起道：“天不早了，我可要回去了，失礼、失礼——”

一面招呼着随身那个小和尚，就要离开。

谈伦原是久仰“至青长老”的大名，聆听之下，心中略吃一惊，待要说些什么，对方和尚却是说走就走，已自步出茅亭。

巴壶公微微含笑地望着和尚背影，却向谈伦摇首，示意他不必在意，再看对方至青和尚已步出甚远。

出家人不沾世俗，却也不能以常情俗礼度衡。

秋风过处，草木萧萧。转瞬之间，老少二僧，已消失于回峰丛林之间。

谈伦因想着昔年有关这个至青和尚的种种传说，原是有兴一谈。

无如被眼前山风一吹，追体生寒，且自两睡之间，隐隐升起一片麻痛感觉，正是病势发作之前兆，只吓得忙自收心定神，不再出口多言。

“冷月轩主”巴壶公目送至青长老师徒离开之后，摇头轻叹一声，喃喃道：“‘龙起钵中水，涛生松下风’，和尚你交友不慎，这就认了命吧……”

目光一转，看向谈伦，微微一惊：“你怎么了？哪里觉着不好？”

谈伦自感狼狈，苦笑道：“我此刻半身麻软……怕是不便行走……先生救我……”

说话之间，已自抖成一团。涔涔冷汗自眉心泌出，片刻间已是满脸满腮。

已壶公眉头微皱，霍地上前一步，即见他双掌猝出，同时按在了对方身后一双“气海穴”上。

顿时，即由其两掌之间散布出大股热流。

以“奇热”对“酷寒”，效果之灵验一如“立竿见影”。

谈伦看来简直难以支持的身子，顿时之间大为缓和。

停了一会，巴壶公才缓缓松开了一双手掌。

谈伦身上寒冷稍去，却觉出十分虚弱，像是一点儿劲道也提不起来，向着对方微微点头，表示由衷谢意。

巴壶公望着他，冷冷地道：“想不到你病势已是如此严重，却是不能再拖下去了……只是冷月画轩，如今多事之秋，却又发作不得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

后几句语音甚低，倒像是自言自语，说给自己听的。

站起来，望向亭外，内心权衡着什么，一时难以决定，终于回过身来，再次看向面前的谈伦。

“你所患的乃是入世罕见的‘六月息’怪症——体内瘴毒已入筋脉，春生夏伏，秋发冬剧，以你眼前情形，已经十分严重。

一般常人如果患染此症，多半在第一次病发时，性命不保，你却拖了两年之久，不能不谓之奇遇，不过……”

他深邃的一双眼睛，直视着谈伦，语出真诚地道：“……你却休要再存妄想，能够平安逃过第三个冬天。”

谈伦默默地点了一下头，心里浮起了一片悲哀。

直到现在，他还有些弄不清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一下给自己希望，一下又给自己失望。

以方才这几句话而论，何止是失望，简直是“绝望”了。

他脑子里在寻思着“六月息”这个奇怪的名字，顾名思义，可知这个病一人夏季炎暑之六月，便自消失，接下来秋季发作，冬季转剧。

这番病情，果然与自己症状相吻合，此刻不过入秋不久，病势已是如此顽劣，料想着冬季来临时，该是何等一番情景！这么一想，谈伦当真由心底生出了几许寒意……

似乎唯一的希望，便只在面前的这个巴壶公身上了。

他的眼睛，已代他传达了内心的殷切盼望。

“生命”给人的感受，确实难以捉摸，不久以前，他还充满了灰色，感觉着自己的虽“生”犹“死”，甚至于“生不如死”。曾几何时，在自己真的面临死亡时，求生的意念，一下子竟然又变得如此强烈。

毕竟他还年轻，今年才不过二十八岁，正是朝气蓬勃，旭日待起的黄金年华，这个年岁似乎不应该跟死亡发生任何关系。

巴壶公在一番酌情之下，终于作出了决定。

“也许只有我才能救你……但是，这个时候，却是太不巧了……”

“前辈莫非有什么碍难之处么？”

几番察言观色，谈伦已感觉到对方的“必有隐衷”。

巴壶公看了他一眼，欲言又止，讳莫如深地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言也罢……”

接着即正色道：“你我虽是初次见面，但对你的素行，我甚是了解，要不然我也不会管你的闲事了。

你的病情极为严重，只有立刻住进我的‘冷月画轩’接受治疗，才有活命之机，事实上你已别无选择。你可愿意？”

谈伦轻叹一声道：“我还能说些什么？只是这样，岂非为你添了许多……麻烦？”

巴壶公哼了一声道：“这个你也就不必在意了，只是在你人住冷月画轩之前，却要答应我两个条件……”

“前辈只请吩咐吧……”

说着他又咳嗽了。

“第一，”巴壶公冷冷地道：“为你病情计，由现在开始，你即应摒弃武功，不可与人动武，这与你病势大相径庭，你可答应？”

谈伦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只是苦笑。

老实说，这个问题在他看来，根本就不成为问题，既然与病情不利，当然应该摒弃，更何况本身住在对方“冷月画轩”之内，接受治疗，又能有什么情形，促使自己拿剑动武？

“第二，”巴壶公说：“在你来此之先，冷月画轩原已有两户病人……”

谈伦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

巴壶公慎重其事地道：“基于某种原因，你不可与他们接近，更不得过问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任何事情……你可答应？”

谈伦苦笑道：“即使我有心过问，也只怕心有余而力不足了！前辈但请放心，我遵命就是。”

巴壶公慨叹道：“这两点都与你切身安危有关，你要切记，否则，恕我无能救你，冷月画轩就在附近不远，我们这就去吧！”

一片冷月，透过了稀疏的松树枝桠，穿窗而入，直落向谈伦睡榻正前。

这片院落真够冷清的。除了冷寂的月光之外，一无所有，就连秋虫的鸣叫声也无可闻，静得连院子里每一片落叶声，都清晰在耳。

冷月画轩之“冷”确实是名符其实。

今夜是谈伦入住冷月画轩的第一个夜晚，他被安置在西轩的跨院里。

这里共分东，西，南、北四个跨院，各占一番盛景，分得一片秋光。

主人冷月轩主自住在东面院子里，南北二轩各住有两户病家，谈伦入住在西轩之后，四轩院落，俱已住满，各分秋色一半，倒也彼此相安。

人住之初，轩主巴壶公即为其施以奇妙的针灸——“雷火金针”之术。

三十六根燃有药卷的金针，遍插谈论通体上下三十六处重穴之内，由一个名叫乌雷的哑奴，守护在侧，历时一个时辰，才行完事。

昏昏欲睡的谈伦，那时只觉得全身上下软绵绵的，提不起一些劲道，似乎多年来从来也未曾有过的舒坦感觉——就这样他睡着了。

一直睡到现在，才自缓缓醒过来。

窗外落叶萧萧——这个世界经此一霎，除了当空一轮冷寂皓月之外，给人的感觉是什么也没有了。

谈伦睁开了眼睛，只觉得身上无比的舒坦、松快——这种感觉，几乎是两年以来所未曾有过的，简直像是一个好人。当然，他知道这只是暂时性“治标”之计，要想完全根本复元，却要接受对方严格长期的治疗，治疗的先决条件之一，首需摒弃武功。

对于一个深精武功、行侠仗义的人来说，放下手中的剑，便等于举手向敌人投降，后果之严重简直是不堪设想。

当然情形不能一概而论，如今谈伦以重病之身，往在对方“冷月画轩”之中。

一个生病的人，又凭什么会兴起拿刀动武的念头？冷月轩主巴壶公的这番顾忌，倒显得是多余之事了。

对于谈伦来说，这种“午夜梦回”的感触，却是前所未曾有过的，尤其是猝然间住人到这个新环境里来，一切是如此的陌生，他焉能不心生好奇？